

此題借自作家董橋的同名文集，他在文章裡頭提及自己所藏的豐子愷作品，題上「今朝風日好，或恐有人來」一句，將簡單生活裡的美好想望表露無遺。自明清兩代以降，教育普及，知識分子大幅增加，但不少在仕途上難有所獲，以至於建構出生活趣味、價值與意義，毋寧來得比其他任何事情重要許多，「避俗求雅」更順勢成為檢視一個文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今朝風日好

清風映月——張翠容個展

文 | 張禮豪
圖 | 尊彩藝術中心

萬曆年間由高濂（1573-1620）所著的《遵生八箋》一書，或可視為足供解釋文人於此一閒適文化之內在精神追求的最佳說明。該作〈燕閑清賞箋〉上卷便有相當清晰的描述：「高子曰：心無馳獵之勞，身無牽臂之役，避俗逃名，順時安處，世稱曰閑。而閑者，匪徒尸居肉食，無所事事之謂。俾閑而博奕樗蒲，又豈君子之所貴哉？孰知閑可以養性，可以悅心，可以怡生安壽，斯得其閑矣。余嗜閑，雅好



張翠容《洗來疏淨見前峰》，壓克力、油彩、麻布，130×194 cm (120F)，2012。



張翠容《江深竹靜兩三家》，壓克力、油彩、麻布，194×97cm×3，2012。

古，稽古之學，唐虞之訓；好古敏求，宣尼之教也。好之，稽之，敏以求之，若曲阜之鳥，岐陽之鼓，藏劍淪鼎，兌戈和弓，制度法象，先王之精義存焉者也，豈直別異搜奇，為耳目玩好寄哉？故余自閑日，遍考鐘鼎彝彝，書畫法帖，窯玉古玩，文房器具，纖細究心。更校古今鑒藻，是非辨正，悉為取載。若耳目所及，真知確見，每事參訂補遺，似得慧眼觀法。他如焚香鼓琴，栽花種竹，靡不受正方家，考成老圃，備注條列，用助清歡。時乎坐陳鐘鼎，几列琴書，帖拓松窗之下，圖展蘭室之中，帘櫺香竊，欄檻花研，雖咽水餐雲，亦足以忘飢永日，冰玉吾齋，一洗人間氛垢矣。清心樂志，孰過於此？」

這篇序言有意識地將創作與焚香鼓琴、金石書畫、蒔花植竹等活動緊密結合，有效填補了「閑適」一詞所指的具體內容，開拓出一個兼具知性與美感的生活類型與態度，進而成為文人之間互相辨識的標誌。而張翠容便是選擇將之落實在創作之中，讓觀者也能從其畫作裡頭感受到清風明月自吹拂，竹影相攜過窗紗的寧靜與安好。

重拾畫筆，益顯自信

張翠容生長在群山圍繞、景致動人的南投竹山，因此多識鳥蟲植物之名。國立藝專求學時期，師事黃光男等人，專研傳統工筆花鳥書畫一路。自發性地從書籍畫冊中尋找學習效法的對象，如崇尚自然、更注重寫生，且採用兼工帶寫的技巧，以達到畫面營造出詩般意境效果的南宋院體花鳥繪畫名家，西洋傳教士畫家郎世寧（1688-1766）也成為她創作上更具實質意義的良師。

國立藝專畢業後，張翠容與同窗郭江宋結婚，並遠赴西班牙馬德里大學藝術學院繼續研讀藝術創作，郭江宋成為台灣首位獲得繪畫修復與保存學位的專業修復師，而在那裡幾年訓練下來，讓張翠容最為受用的莫過於繪畫材料學一門，從顏料製作、畫布打底、內框製作、裝裱等事宜，

全都可以不假他人一手包辦。1993年返台後，張翠容暫時將創作放下，投入畫作修復的工作，也是如此，讓她有機會在這些年過賞眾多中外名家的創作與其美學思惟。

畫中有詩，意在言外

這次「清風映月——張翠容個展」將展出50件作品，題材跨越花鳥，亦將她歷年來履足包括大陸黃山、台灣合歡山、雪山等多處崇山峻嶺，效法前人「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精神，將開闊蒼茫的景致納入筆下的心血結晶展現於觀者眼前。

誠然，乍看之下觀者或許會覺得不少作品的畫面構成似乎與傳統工筆花鳥繪畫頗見雷同之處，但實則張翠容筆下所描繪者，幾乎無一不是取材自生活所見，而非單純挪用援引既定的模式或套路。舉例來說，她畫室有著經常有八哥鳥飛來停駐啼叫，久而久之就留下了一個清晰的形象，自然地出現在她的畫面中。為了描繪風竹，她特別跑到新竹海邊觀看那隨風飄動的竹韻，藉以描繪出生命所經歷的滄桑與面對困境時的堅韌。

遍觀張翠容此次展覽，不難發現所有作品的名稱都來自傳統詩詞中摘句而得，所欲追求的不外乎是「畫中有詩」的境界，亦即所謂的託物以寄情言志。觀者在欣賞畫作的同時咀嚼前人詩句，或許對於傳統文化所謂「意在言外」的概念會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和體悟。由於竹子象徵著文人清雅脫俗、胸懷坦蕩的情操與氣質，再加上她對竹的百般姿態了然於胸，遂成為

註釋

1 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頁500。

不同作品中點題的不可或缺的最佳主角。如《洗來疏淨見前峰》一作，採取竹枝憑空橫伸而出，貫透整個畫面的作法看來雖然大膽，卻是她家中庭院所種沙勒綠竹（又稱之為藤竹，杆纖細而多成攀援狀）自然生長成如是形貌的真實紀錄，不免讓人讚嘆造化可師之處固然多矣，然而藝術家注重物態的形神特徵，嚴謹生動地轉化於作品，方能把生活情趣與思想境界加以延伸傳播。而在背景的處理上，張翠容刻意先用自動技法任顏料揮灑流動，營造出猶如水墨量染的抽象效果，隱然一座遠山聳立眼前，與一絲不苟的物象描繪形成動靜之間的強烈對比，使作品充滿更多的躍動與層次。

《江深竹靜兩三家》一作以傳統書畫聯屏的方式展開，每幅既可視為獨立的創作，相互之間又可見些微的關連，更將不同種類、身形的鳥類並置在作品之中，或直立站在竹幹，或從花間俯首下看，均饒多姿。《樹枝穿翠好相容》則把歷代文人最喜在庭園中擺設，面面玲瓏的太湖石放進作品裡頭，與正展翼飛來停些在密竹之間的白鷺鸞們相映成趣，流露出其追求「米顛拜石」的文人風流。此外，更將傳統文化的象徵或習見符號巧妙轉換，使作品產生時代新意，像是《華姿露滌塵》一作中，用來裝盛貴張盛開的火紅雞冠花的陶罐，其上所見就是一隻寫意的公雞圖騰，尤有甚之，張翠容更以金粉勾勒以突顯視覺效果，而數千年不變的喜慶象徵意涵頓時躍然紙上。《簾外雨潺潺》一作則純然現代生活寫照，對張翠容而言，住家的窗戶儼然是一個不時上演著大自然諸般風景的螢幕，風吹、雨聲是不假外求的配樂，而穿梭飛越樹叢花間的群鳥則是最佳演員……想想，如是的劇碼對於成日奔波忙碌於塵囂之中的你我來說，又何嘗不是「今朝風日好，或恐有人來」呢？

清風映月——張翠容個展

展期：2012.11.03.~12.02.

光與詩人——郭英暨、王建文聯展

展期：2012.11.03.~12.02.

地點：尊彩藝術中心（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66號）

洽詢：02-27971100